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宋 论

刘韶军 译注

【上】



中华书局



中华
经典
名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刘韶军◎译注

宋论 上



NLIC2970898348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论/刘韶军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4
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
ISBN 978-7-101-09210-3

I. 宋… II. 刘… III. ①史评-中国-宋代②
《宋论》-译文③《宋论》-注释 IV. B244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3898号

书 名 宋 论(全二册)
译 注 者 刘韶军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责任编辑 王守青 宋凤娣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
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30½ 字数700千字

印 数 1-8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210-3
定 价 67.00元

前 言

《宋论》，清代学者王夫之著。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湖南衡阳人，字而农，号薑斋，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，故又称“船山先生”。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，著书多达一百余种。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，他于同治初年（1862）在金陵刊刻《船山遗书》，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。其主要著作有《周易外传》《张子正蒙》《尚书引义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《老子衍》《庄子通》《思问录》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《黄书》《噩梦》《楚辞通释》《诗广传》等，《船山遗书》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。

《宋论》及《读通鉴论》，是《遗书》所收两种史论著作，最为著名。《宋论》定稿于1691年，这是王夫之思想最为成熟时期的著作，故书中的史论可以说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，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。另一方面，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，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所以他的学术成果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，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只重考据而不太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有很大不同。而且他研究学问，不是仅限一隅，而是饱读儒家经典，博涉经史子集，既精又博，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辽阔，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，故而 he 能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。

古人治学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，如《左传》中的“君子曰”，已经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论，后来司马迁撰述《史记》，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也都沿用“君子曰”的方式，随事发论，这成为这两部名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另外也有不少学者撰作专门的史论著作，如唐代虞世南的《帝王略论》、宋代范祖禹的《唐鉴》、明代李贽的《史纲评要》等，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。王夫之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，在一生治学的晚期，为后人留下两部史论《读通鉴论》三十卷和《宋论》十五卷，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通史的完整评论。这两部书完全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系列著作。因为《资治通鉴》从三家分晋写到五代后周，接下来就是宋代的兴起。学者们在《资治通鉴》之后的续作，如清代毕沅撰《续资治通鉴》，都是在时间上紧接《资治通鉴》的结束之年——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959)，而从宋太祖称帝的建隆元年(960)年开始。所以读完《资治通鉴》再读宋代历史，正好一年不差地紧接而来，因此王夫之写完《读通鉴论》再写《宋论》，犹如已有《资治通鉴》而续作《续资治通鉴》一样，顺理成章，首尾相接，由此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。可以说这两部史论著作，正是王夫之中国史论的上下部。

王夫之的儿子王致在《薑斋公行述》中说，王夫之晚年作《读通鉴论》和《宋论》两书，目的是探讨“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”。王夫之生于明朝，生于此朝就是此朝人，那种家国归属感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的，所以他对明朝的灭亡怀有深痛感触。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读史论史，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？在这种不断出现的无情残酷得令人心碎的过程中，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使这种局面发生、出现并不可逆转、不可挽救？古人早就说过“履霜坚冰至”，又说这种情况“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”。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的衰弱无力，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，更令不少怀有现实关心的学者感慨不

已！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绝不是仅靠空谈轻论就能剖析清楚的，必须追溯历史的完整过程，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的分析，王夫之的史论就正是沿着这条学术道路行走的，而这也正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，值得今人研究史学时借鉴参考。

《宋论》与《读通鉴论》一样，都是对全书的完整阅读，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、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，而不是心猿意马，跳跃择取，更非未见一叶而不见泰山，论一点而不及其余。所以其书表面上看似似乎散乱无章，实际上总是贯串一个主题：这个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，把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，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，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。王夫之正是坚持了这一严谨忠实的治学方法，仔细阅读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，所以他在《宋论》中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论点，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，让数百年后人们读其书而深感其生命力犹在、思想性深刻，令人深受启发。

一个王朝的兴衰，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，善者之善，恶者之恶，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，只看一时一事，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。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，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，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。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，以事为枢纽，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。

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、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，在王夫之看来，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。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，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，都要进殿，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，这三条戒律是：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、不杀士大夫、不加农田之赋。王夫之说，有这三条，“不谓之盛德也不能”。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：“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，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，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。”而要做到这三条，不用求别人，只需求自身就够了。只要自己心里相信

并遵守这三条,就能使“治德蕴于己,不期盛而积于无形,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”。有了这三条,王夫之认为宋就“轶汉、唐而几于商、周”。汉代的文、景之治,再传而止,唐代的贞观之治,及子而乱,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,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,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,所以说超过了汉、唐而接近商、周。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,更要靠家法的囊括以及政教和熏陶,所以自汉光武以外,要讲帝王的美德,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。

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,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,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,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,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,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。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、治乱之纽、斯民的生死之机、风俗的淳浇之原,就在这里,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,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。

太祖的治国德意,在王夫之看来,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和学识,而是出自天意的启示。他认为太祖的儒术尚浅,又不受异学的干扰迷惑,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长久眷顾自己,又深知民众所受乱世的祸害,并鉴于外族和盗贼毒民侮士的风气,所以才提出了上述三条。在这种德意下,治国就是要视力之可行,从容地因势利导,而不是追求表面上的尧舜式的美名,更不是严刻地责求于人。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而形成了从容不迫的政治格局,就能使天下扰纷之情,在优游中就绪,瓦解之势,渐次以即安,并能延续百年,余芳未歇。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:简、慈、俭。内心没有分歧干扰,所以行动上就会简。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,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。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,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。孔子说的“善人为邦百年,可以胜残去杀”,汉文帝、汉景帝没做到,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。

王夫之如此赞赏太祖,当然并不是只是欣赏这一个人,而是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之道。这种总结不是纯由思辨进行推论,而是根据

历史事实加以论证,所以就更显得有理有力。只是后人往往不明其意,而忽视了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所发的此类议论。

对于宋朝最恶的人和事,在王夫之看来就是赵普和秦桧。关于这二人的历史评价,人们往往赞赵普而骂秦桧,但王夫之则将二人列为宋朝最大的罪人、最大的野心家。这种分析和评论,自有他的道理,这些道理却常被众人所忽视。

王夫之认为赵普、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,在于都怀有很大的野心而想取宋王朝而代之,这与唐代徐世勳(即李勳)一样。他说:徐世勳杀王后立武氏,是想让武氏乱唐而由自己来夺蹊田之牛。假使徐世勳不死,他就可以操纵武氏,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司马德宗一样,这样就可使“唐移于徐氏矣”。而王夫之认为,“赵普亦犹是也”。赵普与太祖“誓而藏之金匱”的《约书》里规定“立长君、防僭夺”,在赵廷美、德昭死后,太宗一旦不保而赵普还活着的话,他就能“藐尔之孤”,把赵氏年幼继承人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。但他没有想到太祖死后,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而继位,使赵普的奸慝不能得逞,于是他就只能姑授太宗以俟太宗之后的年幼继承人由自己来操纵。经过这样分析,王夫之下结论说:赵普的用心与徐世勳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。

人们对秦桧的批评,一般都是说他与金人勾结引导宋王朝只求讲和,为此而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,使军事抗金中途而废,王夫之则认为秦桧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夺宋的王权。王夫之说:秦桧诛逐异己,不欲留下一个人,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仗而求报复,他又遍置党羽在朝廷的各个要津,让宋王朝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倚靠,当时高宗年已老耄,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,但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,一旦高宗官车晏驾,秦桧还不死的话,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,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。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,内有群奸为佐命,篡夺赵氏的王权,对秦桧来说就是“易于掇芥”了。王夫之说,秦桧的这一野心,“岂待吹求而始见哉”?

能揭示出秦桧的这一种野心，确是他人没有看到的。王夫之又说明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下了很大工夫，做了不少准备工作。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，班北伐之师，解诸将之兵，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，之后又将诸贤流放，害死岳飞，让韩世忠谢事闲居，使刘锜、二吴敛手听命，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，也等于被废黜了。此时的秦桧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周回四顾，知天下无人能如己何，高宗对他也是惴惴而无法驾驭，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了。王夫之说这是“势之所激，鼠将变虎”，而在秦桧刚刚回到宋朝时，还“非有曹操、司马懿之心”，但发展到后来，“考之于其所行，不难为石敬瑭、刘豫之为者，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”？说明王夫之是根据秦桧的所有行动从而得出这一判断的。王夫之又说明秦桧“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，其执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，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，乘乎可篡而篡焉，复何所戢而中止乎”？认为其野心逐渐形成，既是必然的，又是不会收心而中止的。

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的兴亡史，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，他认为其根本原因也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。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，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“杯酒释兵权”的策略，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，在王夫之看来，赵普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，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。王夫之说，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，膺元勋之宠，睥睨将士，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，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。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，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，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，皆瞧不起赵普而愤恨赵普倾轧自己，赵普与军事将领“固有不与并立之势”，于是赵普就日思夜想来削弱军事将领的地位和权力以求自安。为此他充分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心理，而让太祖把自己倚为社稷臣，所以王夫之说赵普根本不是出谋划策来安定赵家的天下，只是尽力折抑武臣，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来与自己争夺太祖的眷顾而已。王夫之因此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《宋论（上）》刘韶军译注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71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